

谢玉杰 王继光 主编

中国历史文献学

修订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

修订版

谢玉杰 王继光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文献学 / 谢玉杰, 王继光主编. — 修订本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325-7324-0

I. ①中… II. ①谢… ②王… III. ①史籍—文献学—中国 IV. ①G257.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6020 号

本书由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本)

谢玉杰 王继光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崇明裕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50,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7324-0

K · 1887 定价: 42.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由西北民族大学重点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历史文献学》(修订版)

主 编

谢玉杰 王继光

编委会

- | | |
|----------------|--------------------|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张大可 | 北京大学 张衍田 |
| 南京大学 张学锋 | 中国人民大学 王德元 李晓菊 |
| 武汉大学 何重光 | 四川大学 杨耀坤 |
| 西北大学 戴南海 | 兰州大学 汪受宽 |
| 山西大学 杨国勇 孙益力 | 宁夏大学 王亚勇 |
| 湘潭大学 彭小平 | 延边大学 王世英 |
| 郑州大学 郭书兰 | 湖北大学 彭忠德 |
| 西南师范大学 邓 堪 | 四川师范大学 彭久松 曾凡英 王春淑 |
| 陕西师范大学 徐兴海 | 南京师范大学 陈 虹 |
| 华东师范大学 张海英 | 华南师范大学 张宝权 |
| 上海师范大学 朱渊青 | 徐州师范大学 杨绪敏 |
| 江西师范大学 周 洪 | 内蒙古师范大学 阎崇东 |
| 贵州师范大学 吕幼樵 | 湖南师范大学 李绍平 |
| 山西师范大学 周延松 林宏跃 | 青海师范大学 白文固 |
| 重庆师范大学 徐景重 | 南充师范大学 舒大刚 |
| 重庆教育学院 李家发 | 北方民族大学 何兆吉 丁万录 |
| 西北民族大学 谢玉杰 王继光 | 刘 英 汪小军 段小强 |
| 中南民族大学 郑铁钜 | 贵州民族学院 游为民 |
| 包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王炜民 | 聊城大学 李 泉 |
|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余敏辉 |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 徐家骥 |

修订版前言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清廷腐败,列强入侵,中华帝国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日甚一日。

国势衰微激发了中国思想界的强烈反响,特别是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巨大冲击。西方文化思潮的整体优势和科学精神影响了中国一批觉醒与趋新的文化精英,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外部世界,寻求借助先进的外力来改变落后的固有,由此产生了许多以西方模式重新组装中国学术的新学科和知识系统。其中,中国悠久历史的文献编纂和文献整理亦受到西方分科治学的挑战和冲击,被动地作出某些回应。

中国最早提出“文献学”概念的是国学大师梁启超,他在那本经典著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

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

梁启超将“文献学”等同于“广义的史学”,显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科概念。足证他当时并未对“文献学”的学科定义、内容结构及学科理论有过认真思考,当然也不可能引起学术界的反响和认可。

1933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刊出《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首次以中国文献学的学科概念著书立说。该书七章,除导言外,计分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六章,偏重于文献

学的技术层面,嫁接西方学科体系的痕迹明显,但并未找到与中国传统文献演进发展的契合点,亦无理论建构,只能说是一个建设性的尝试。

中国是一个文献大国,浩如烟海的文献流传和历史悠久的文献编纂整理已形成薪火相传、历代相继的优良传统。所以,有学者说:“中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但有文献学之实。”^①从春秋孔子整理六经、西汉刘向父子校书中秘、东汉郑玄遍注群经、唐陆德明编九经正义,文献蔚然大观。南朝刘勰、唐刘知幾、宋郑樵已陆续开始对中古文献学的成就进行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古文献学的丰富内容和认知体系。明清时期,古代文献编纂整理更趋繁富浩大,先后有《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宏篇巨制诞生,更有清乾嘉以来大批学者对流传文献细密的考据研究。理论上则有章学诚、梁启超等人高屋建瓴的精粹阐述总结。中国古典文献学已形成相当成熟的诸多分支学科,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注疏学等。各学科亦形成一定的理论建构。

由于郑氏兄弟《中国文献学概要》表述构建的学科体系与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巨大差距,学术界似乎并不认同,也未有大的反响。各专科学者,大致仍以古典目录学为导引,开展各自的专题研究。梁启超、容肇祖、余嘉锡、陈垣、姚名达等先辈的文献目录学著作,既影响指导了当时的学术研究,也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奠定了方向性的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献学家王欣夫在复旦大学首开文献学课程,其《文献学讲义》以目录、版本、校雠三大块建构课程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回归与总结,应视为狭义文献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一些院校的历史学专业、文献学专业相继开设了《中国历史文献学》或相近的专业课程,关注学生的文献根

① 刘玉才:《古典文献学的定义、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现》,《文献》2010年第3期。

底,以强化学生的基础训练,对“中国历史文献学”提出迫切的教材要求。

较早正式出版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专著是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和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齐鲁书社,1982年),二书最大的特点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献,从传统文献的萌芽、形成、发展、成就揭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内涵和知识结构,分门别类地对中国历史文献进行新的梳理整合,力图建立各自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体系。

应该说,这两部文献学专著有探索、有创新、有构架,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奠基的意义,但也遗留了一些值得探讨研究的学术空间。就其重大问题,作一简要陈述。

一、自宋代形成的“金石学”,已形成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十九世纪以来,各种文献大量出土面世,考察研究风起云涌,已突破古代“金石学”的藩篱,形成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吐鲁番学等蔚为大观的国际显学,极大地丰富了各学科研究的视野,也必然组成中国历史文献学不可缺失的内容。如果中国历史文献学不能对此作出回应,增补相关研究内容,不仅反映不了学术研究的新动向、新发展,势必影响到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

二、对中国文化构成影响极大的佛教、道教及其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佛藏”、“道藏”及大量宗教文献,虽有自身丰富详赡的体系结构,然多为正统文人排斥忽视,而在古典四部的著录中多被简省,由此造成后世文献学研究知识结构上的一大缺位,是极不正常的。如果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再不予以关注,不仅是学科内容的重大缺陷,也是对中国文化认知的重大疏误。

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生辉。文献考古与文献流传证实,我国少数民族文字种类繁多,用这些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总量很大,内容极其丰富,

有着汉文典籍无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传统文献学科著录极少关注少数民族文献,无视这些少数民族文献的存在与流传,更谈不到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全面整理与研究。科学意义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体系如果缺失了少数民族文献,不仅造成中国历史文献学内容的重大遗漏,而且是对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一大理论失误。

四、档案文献的收藏、发掘、利用、研究,早已形成西方学术文化的一大传统,造就了一批著名学者,取得一系列重大探索发现,诸多历史疑案得以澄清订正,推进了人类对自身经历的正确认识。档案文献的原始性、真实性、内幕性、机密性远非历史编纂著作可比。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档案文献集聚已形成国内外相当集中的大收藏,应为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个大部类。但不少文献学著作囿于古典四部文献而不能超越,表现出认识的滞后。文献学界的自我封闭和对各学科进步的太少关注是根本原因。近年来,文献研究者已提出“新世纪古文献研究的交叉与综合”^①课题,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内涵的新理论探索。

其他问题尚多,需要一个认识、探讨和完善过程。一个学科体系的成立与完善肯定要经历一个认知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讨论、争鸣。

1991年,由张大可教授、王继光教授组织国内二十五所院校同行编写了一部新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吸收了当时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内容进行了界定和创新探索,并就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任务与相关学科提出系统论述。因为编写者均为高校的专业教师,针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教育方针的重大失误,本书立足于高校学生的基础训练和知识层面,提出扩大文献学知识覆盖面的编写宗旨。这本书很快成为部分高校教材和研究生考试的参考书

^① 周少川:《新世纪古文献研究的交叉与综合》,《文献》2010年第3期。

目。但无可讳言的是,众手修书,体例文风很难划一,各章节文字不好控制平衡,文本近50万字,四编十八章,是当时中国历史文献学最厚重的一个本子。

根据各使用高校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社会反响,编委会决定对陕西人民教育版《中国历史文献学》做一次较大的删减修改,由张大可教授任顾问,谢玉杰教授、王继光教授任主编,具体组织实施。全书由四编十八章压缩为十章,文字控制在30万字内,1999年由民族出版社(北京)正式出版。

由于时间仓促和运行环节的某些失误,民族社版《中国历史文献学》出版后,虽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但也受到他们一些中肯的批评。作为一部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探索专著和高校的专业教材,我们深感有必要对民族社版《中国历史文献学》再做一次修订,一是反映本学科建设十年间的新发展、新进步,二是订正文本存在的错讹,三是调整部分章节的内容文字。

本编委会组成仍保留《中国历史文献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版两届编委名录,以示尊重、继承。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先生为本书的编辑、校对、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致谢意。

主编

2010年12月

目 录

修订版前言

导论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任务与相关学科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	1
二、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	5
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和任务·····	7
四、历史文献学的地位与相关学科·····	8

第一章 载体类别文献

一、印刷术通行前的文献形式·····	13
二、雕版印刷文献·····	36
三、活字印刷文献·····	50
四、现代技术载体文献·····	53

第二章 典籍类别文献

一、四部典籍文献·····	57
二、类书、丛书·····	75
三、佛藏、道藏·····	79
四、少数民族历史文献·····	84

第三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上)

一、编年体与纲目体文献·····	111
二、纪传体文献·····	120
三、纪事本末体文献·····	132

第四章 历史学文献类别概述(下)

四、典志体政书文献·····	139
五、别史、杂史文献·····	149
六、地理、方志文献·····	159
七、传记、学案、笔记文献·····	169
八、史论、史评、史考文献·····	178
九、考古与文物研究文献·····	190

第五章 古今原始资料文献

一、起居注与实录·····	196
二、诏令奏议·····	198
三、古文书·····	200
四、档案·····	203
五、调查报告·····	208
六、传记、回忆录·····	209
七、文史资料·····	210
八、年鉴、手册·····	211
九、报刊资料与文摘·····	213
十、统计·····	216

第六章 整理历史文献的基础知识

一、目录·····	220
二、版本·····	232

三、校勘·····	244
-----------	-----

第七章 历史文献的实证

一、考据·····	250
二、辨伪·····	255
三、辑佚·····	261

第八章 历史文献的注释

一、断句·····	267
二、音韵·····	272
三、训诂·····	277
四、注疏·····	282

第九章 当代的古籍整理

一、新式点校·····	295
二、今注、今译·····	300
三、通用的古籍整理·····	307
四、编制书目索引·····	314

第十章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与成就

一、历史文献学的产生——先秦时期·····	316
二、历史文献学的形成——两汉时期·····	326
三、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魏晋至宋元·····	337
四、古典历史文献学的高峰——明清时期·····	349
五、二十世纪以来的文献学·····	362

主要参考书目·····	375
-------------	-----

导 论

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范围、任务与相关学科

什么是文献？什么是文献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的界说是什么？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和任务是什么？与文献相关的学科有哪些？“导论”将作集中的探讨与概说。

一、文献与历史文献

【文献】文献，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记录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和经验，并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因此，“文献”一词的涵义在不断地扩大。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如果从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算起，中国历史文献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文献”二字，最早出自孔子的《论语·八佾》。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汉、宋大儒郑玄、朱熹等以典籍释文，以贤人释献。

这个解释就是孔子所说“文献”的本义。“文献”是一个联合词组，“文”与“献”两字有不同的含义，而又为孔子所连用取证，使得古代学者都把传说口碑、名人言议与书本记载并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马端临以“文献”二字名其书曰《文献通考》，并在该书《总序》中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释。马端临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徵者从之，乖异传疑者

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马氏的《文献通考》,不是通考“文献”的文献学,而是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他之所以认真地辨析“文”与“献”,旨在说明《文献通考》的取材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叙事的图书资料,二是论事的名流言议,实沿袭于汉、宋诸儒之说。

随着科学技术、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历史观念与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深入,“文献”的旧概念已不完全。在实际运用中,“文献”的概念在不断地演变和扩大。在当今的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已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载体。

国家标准局公布的文献定义为:“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按此定义,文献不仅包括现代图书馆的一切馆藏图书,而且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声像馆及情报中心所收藏的全部馆藏。在国际上,例如美国,已直接将文献改为“情报”。文献是一切情报的载体,而情报则是一切文献的内容。有人认为情报是动态的、活的,有较强的针对性,它不局限于文字,也不局限于以往和现时的材料,还能预测将来,有反馈作用。这些特点,与用文字记载的、静止的图书资料迥然有别,情报就是文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参阅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文献不能与情报画等号,两者有别,但两者广义相通。现代广义文献,其内涵应当是与情报科学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文献含义的不断演变与扩大是历史的必然。

当前学术界已出版的文献学著作,一般都还是在传统界定的含义中讨论“文献”,只能使用它原本的意义。我们认为,即使“文献”的原本意义,也要予以科学的定义或重新解读。作为人类知识记录的文献,不论其形成途径、制作方式或出版与否,关键在于有一定的载体作为依托而成为确定的可感知的对象。古人界定“文”与“献”的区别,目的在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献者,贤也,指的是言议的载体。而作为言议载体的硕学耆儒本身并不是图书,但他们的言谈议论可以用文字记录下来,转化成图书。例如《论

语》就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记载,它既是“文”,亦是“献”。进一步说,图书本身也只不过是文字记录的知识载体。同理可证,地下出土的骨骼化石或没有文字的各类文化遗存,本身并不是文字资料,但它蕴藏的历史价值可以通过古生物学家、文物考古学家的鉴定、诠释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说得确切一些,文物是考古学家的文献;文物考古所形成的文字资料是历史学家的文献。把文物排除在文献之外,是没有道理的。有文字记录的文物,如甲骨、金石,本身就是文献;没有文字记录的文化遗物,是通过文物考古转化成文字资料的文献。而图书典籍本身也是文物,即图籍文化遗物。当然这是广义上的两者相通。就狭义而言,“文献”是单音联合词组,分别指典籍与贤者,“文物”是晚近的偏正双音词,文化遗物为基本义。从这个角度讲,文献学与文物考古学,学科定义、范围、目的迥殊,不容混淆。文献学的着眼点是文献整理,文物考古学的着眼点是文物的价值鉴定与阐释。凡学科定义的术语均是狭义的。广义是开阔思路,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重叠与相通,狭义才是研究的范围。学术界对“文献”释义的众说纷纭,一是由于墨守成规与演变发展的冲突,二是由于广、狭二义混淆的冲突。这些都需要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

综上所述,全面的“文献”定义,“文”指知识记录的符号,包括文字、图画、符号、音像等,“献”指知识记录依托的载体,包括图书、贤者、文物、胶片、胶卷、录音带、录像带、影片、磁带、电脑装置等。换句话说,“文”和“献”都在发展。“文献”二字,分开来看,它是一个联合词组;合起来看,不当加以分割。本书重新界定的“文献”含义,就是“人类知识记录”,它总是通过一定的记录方式(即文),并附在一定的载体(即献)上,可以被感知。“文”与“献”是不能分割的。对“文献”一词的含义作这样扩大和革新的界定,目的是扩大文献学的视野,扩大历史研究的取证范围,突破“古籍文献”的藩篱,包容当代的科技文明。可以预料,未来的科技进步,还会出现我们预想不到的知识记录形式和载体,但它都将统一在“人类知识

记录”这一界定的含义中。但迄今为止,有文字记录的图书仍是文献的主体,而且是文献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文献”一词的原有意义不能割断,尤其是在传统的古典文献学的用语中,更是只有原本的意义。

【历史文献】 何为历史文献?亦有广、狭二义,可作如下界定:

广义历史文献,系指一切文献;狭义历史文献,系指历史学科史料文献,其中历史学记注与撰述的典籍是狭义历史文献的主体。

历史,是一个时间概念,是无首无尾、连绵不断的链条。它以“现在”为坐标,前乎此者谓之“过去”,后乎此者谓之“将来”。过去即历史,产生的文献叫历史文献;现在即当今,产生的文献叫当代文献。而“现在”,在时间链条,是一个极不稳定、稍纵即逝的环节。当文献学家着手对某种当代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时候,它实际已经成为历史的存在物。所以本书使用的“历史文献”的时间概念,只从属于“一切文献都是历史文献”的命题。

其次,从学科体系来看,广义历史学包括自然界的变迁和人类社会活动发展的过程,十分广泛。广义的历史文献,可以包容天地间一切著作、一切文献。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专指人类社会史,即所谓狭义历史学。历史学典籍则指古代四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以及现代文、史、哲、经等分类中的史学著作。因此,史部以外各部中实多含史学文献,古今学者早有论说。但是,如果把四部典籍都视为历史文献,则是广义历史文献,它与一切文献没有区别,失之于混淆;如果固守史部类目,必又失之于偏狭。“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章学诚《史考释例》),太广、太狭都是弊病。本书考察的历史文献,以狭义的史部典籍为主体,而涵盖广义的四部文献,别择其中的历史学史料文献,主次分明,取中用宏,这就是本书定义历史文献的理论基础。